

大才子

孙广权 孙建 著

我南方，

多山多水多才子

俺北国，

一天一地一圣人

纪晓岚

● 风流才子妻妾成群

● 幽默大师才思敏捷

● 一个真实生动

旷达诙谐的纪晓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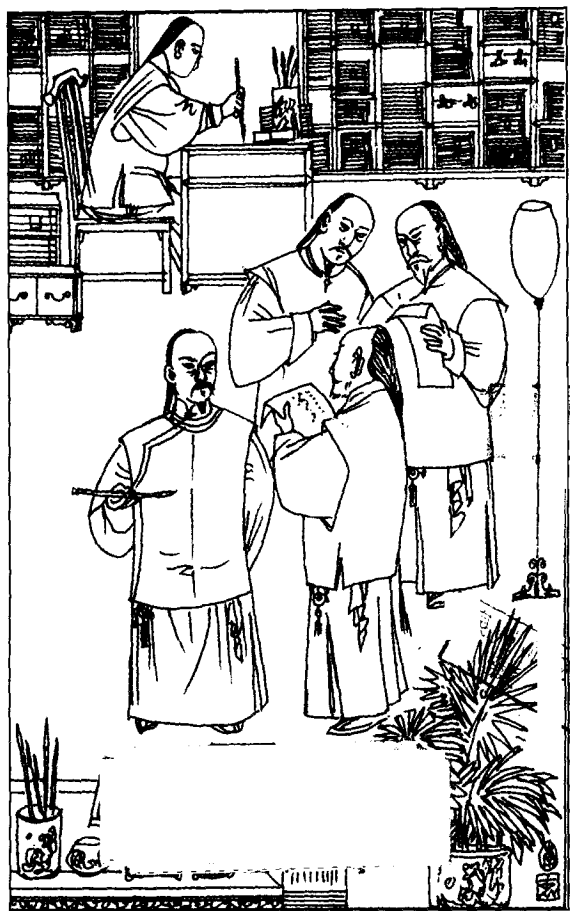
中国华侨出版社

大才子纪晓岚

孙广权

孙建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才子纪晓岚/孙广权, 孙建著. -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1. 3

ISBN 7-80120-367-4

I. 大… II. ①孙…②孙… III. 纪晓岚(1724~1805)-生平事迹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682 号

● 大才子纪晓岚

著 者/孙广权 孙建

责任编辑/吴 伟

装帧设计/李志国

插 图/李志国

责任校对/志 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印数/8000 册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268 千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版 次/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20-367-4/K·81

定价:19.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安定路 20 号院

邮 编/100029

E-mail: overseashq@sina.com

发行部: 64443051

传 真: 64443051

前言

还纪晓岚（1724～1805）以本来面目，多年以来，始终是我们的夙愿。

近二百年来，纪晓岚在人们的心目中，实在是被割裂、扭曲得太久太久了。百姓眼中，他是诙谐幽默的大师；学者心里，他是学贯古今的通儒；有些人称他是御用文人、世故老人；甚至有人贬他为封建伦理道德的卫道士、迷信思想的宣扬者。这些看法，都是从某个侧面评价纪晓岚，不够准确，不甚公允，也过于单一。倘若踏进他的内心世界去看一看，从深开掘，那便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作为一代通儒，他艰难地生活在夹缝中，有着种种不同的矛盾心态，譬如在妇女问题上，他一方面热情讴歌男女相悦的真挚爱情，一方面却又认为“夫为妻纲”是天经地义的圣训。而他那一则则短小的论为人之道和为文之道的砚铭，却大多是他真实心声的自然流露。可以说，纪晓岚是位极隐隐于朝的东方朔式的人物，是一个多彩、多棱的复合型的多面体。

人们都知道，纪晓岚是《四库全书》的总纂，撰写了二百卷的《总目提要》和二十卷的《简明目录》，还有堪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媲美的《阅微草堂笔记》。但他一生的成就，远远不止于此。他曾领纂了多部巨帙，点勘了几十部文史名著；他在对联艺术方面的天赋、音韵学方面的见解、目录学方面的突破、诗歌理论方面的研究、谱牒学方面的造诣等，都是颇为时人和后世所称道的。然而，即使在学问方面，他也有他的悲哀。他费尽心力考证出隋代陆法言的《切韵》实乃窃据南朝沈约的《四声谱》而成，至今却不被学术界承认——尽管《沈氏四声考》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部学术专著。

为了尽力将这本书写得更好一些，我们给自己提出了“立意求新，用事求真，开掘求深，文笔求隽”的要求：反复推演每一个标题的内涵，竭力使其不落窠臼；反复筛选所用素材，以纪晓岚本人的著作为主，尽量不用野史轶闻和民间传说等无根之谈，使其臻于翔实；反复推求每一篇文章的思想深度，使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反复推敲文字是否准确、精炼、流畅、优美，使其能够较为到位地表达文章主题，并读起来琅琅上口。倘若将传记比作为传主拍纪录片，我们这本书则是为他办的个人影展，尽量微观地展示他一时一事的真实和具体。我们的目的是努力将它写成一本熔趣味性、可读性、知识性、学术性于一炉的小书，唯求雅俗共赏，使学人见其心，大众通其事，于愿足矣。

作者

2000年10月11日

极 隐 隐 于 朝 (代 序)

当代画家范曾先生在他的散文集《画外话·范曾卷·大隐吴玉如》中评著名书法家吴玉如“无事功之心态，无立功、立德、立言的愿望。从他写诗自娱，随写随扔，从未有寿诸梨枣、流布人间的打算，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忘怀得失的人。”又说：“时代既不可能让他到深山田园去隐居，那就‘大隐隐于市’了。一下子几十年过去，直到先生去世，在寻常巷陌中平静而充实地尽其天年。”范曾先生在这里提出了“大隐隐于市”的概念。既有“大隐”，自然也有“中隐”和“小隐”了。那便是：中隐隐于田园，如晋代陶渊明是也；小隐隐于山林寺观，如近代弘一法师李叔同是也。除了这三种隐居方式，还有一种极为特殊的隐居方式，便是“极隐隐于朝廷显宦”，如汉武帝时的东方朔（字曼倩）是也。

《史记·滑稽列传》载：“（东方）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

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是西汉皇宫的宦署门，因门旁有铜马，故称金马门。《汉书·东方朔传·赞》曰：

“……然朔名过实者，以其诙达多端，不名一行，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其滑稽之雄乎？”这段评东方朔的话十分恰切，说他善于各种各样的诙谐，就像倡优演戏一样，智慧过人，敢于直谏，而又敏于以一些小的失礼污德的行为保全自己，像隐士一样。他曾告诫自己的儿子应以在朝廷做官容身：“不要学只因不肯食周粟而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兄弟，要以任周柱下史、隐于朝廷的老子（即李耳，又称老聃）为榜样；要在朝廷做官，不要务农，做官不要太贪，食可果腹、安步当车就可以了；只要做到这些，便同隐居在田园山林没什么两样，完全可以不遭逢灾祸。”从《史记》、《汉书》的记载和评论看，东方朔堪称“极隐隐于朝”的高人。

无独有偶，纪晓岚也是东方朔一类的人物，他多次在诗中以东方朔自况。他在《南行杂咏·忻湖佑申东田各以和章见示春涧诗亦踵至叠前韵赋谢》中自承：“臣朔滑稽固天性，敛手安敢重诙嘲。”他在《南行杂咏·过德州偶谈东方曼倩事·其一》中也表示要以东方朔隐于朝为榜样：“十八年间侍紫宸，金门待诏好容身。”他在《三十六亭诗·沧来刺史持示紫亭侍御遗画十幅为每幅题二绝句·其一》中再次称赏东方朔：“要知妙楷东方赞，自有平原太守碑。”就连皇上赐给他一方砚台，他在谢恩诗中也不忘将自己比作东方朔：“自怜洁屈如方朔，也捧君王赐砚回。”（《御览诗赐砚恭纪八首·其一》）

纪晓岚为什么执意要学东方朔的“避世于朝廷间”呢？对这个问题，我们应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联系他所处的具体环境做具体分析。乾隆五十八年（1793），他七十岁时为从兄纪昶（字懋园，号怡轩老人）作传，曾追忆二十六年前为父守孝期满、将回京城复职，从兄纪昶有诗相赠，有句云“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劝他急流勇退，隐居田园。此时的他，颇有悔意：“后，眴以不自束，时蹈愆尤，虽幸荷圣主委曲保全得有今日，然中间颠蹶忧患盖亦屡矣，兄之识度亦何可及哉？”（《纪文达公遗集》第十五卷《怡轩老人传》）然而，他毕竟没有归隐田园，直至终老官场。其原因有二：一是不敢辞官，二是不愿辞官。

先说不敢辞官。乾隆帝将他留在身边，为的就是要用他那超人的文才。倘若他真地辞了官，首先乾隆帝就不一定能放过他。饱读史书的纪晓岚，一定知道许多如西汉末年谯玄、李业等人因不肯做官而被害的历史故事。汉平帝时，在王莽篡位前，谯玄迅即隐退。后来，公孙述据蜀也想当皇帝，请谯玄出来做官。他让使者带着毒药，如谯玄不肯应征，就命他服毒自尽。结果，谯玄宁肯服毒，也不就任伪职。李业也是如此，走的是与谯玄同样的路。由此亦可见求隐之难。明人陈霆的笔记《雨山墨谈》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太公吕尚被封于营丘（今山东临淄一带），有个狂士说：“我自耕自食，无求于人，不吃朝廷俸禄，也不给天子当官。”结果，吕尚把他抓起来杀了。可见，执政者是不喜欢隐士的，因为退隐行动的本身，就表示着不肯与执政者合作的态度。另外，纪晓岚辞了官，即使乾隆帝肯放过他，权相和珅能不能放过他，依然是个很大的问号。博览群籍的纪晓岚定然读过唐代宰相李德裕的《退身

论》。李德裕在这篇文章中说：自己并非恋栈不舍，只是担心“一旦去权，祸机不测。”他总结了自己在激烈的“牛李党争”中因退隐而受害的惨痛教训：“余之前在鼎司，谢病辞免……自谓在外而安，岂知天高不闻，身远受害。”所以，他在文中公然宣称：自己所以不能急流勇退，是为了“延一日之命，庶免终身之祸”。有以上两方面的顾虑，故此纪晓岚不敢辞官。

次说不愿辞官。这一点，只要读读《纪文达公遗集·南行杂咏》里的一首诗，也就明白了。此诗题为《钓台有感》，就严光与牛牢同为汉光武帝故人、同样谢绝了光武帝的高官厚禄、一个名垂青史、一个却默默无闻大发感慨：“岿然指点钓台高，隐士留名亦偶遭。一样清风辞汉主，更无词客问牛牢。”诗末有纪晓岚自注：“牛牢亦光武故人，屡征不出，与子陵（严光，字子陵）无异，然不甚传。”由此，亦可窥见纪晓岚思想深处的一点心声。他在《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卷二第三十三则中又借冥王之口宣称：“天地生才，原期于世事有补。人人为巢、许，则洪水横流，并挂瓢饮犊之地亦不可得矣。”范曾先生在《大隐吴玉如》这篇散文里也提到了巢父、许由：“隐，在中国远古就有着它的渊源，从帝尧时代的许由和巢父起，那些不愿从俗沉浮、不愿俯仰一世的人，都可以舍弃很多世人以为重要而他们却视如敝履的事物，如金钱、地位、声誉等等。”对于这些“等等”，纪晓岚却不愿舍弃。

鲁迅先生曾评断纪晓岚是“前清的世故老人”（《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用此语论定纪氏一生的言行，固然不差。倘若深挖一层，踏进纪晓岚的内心世界去看一看，那就

复杂得多，也丰富得多。他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善于借狐鬼之口吐露自己的心声。在《滦阳续录》卷第六十六则中，他借一位“但闻声而不见形”的狐友之口说：“天下之大，孰肯以真形示人者，而欲我独示真形乎？”这两句话，^{这是纪晓岚一生处世为人指导思想的真实写照。}正是纪晓岚一生处世为人指导思想的真实写照。

纪晓岚自乾隆十九年（1754）中进士，算是拿到了踏上仕途之路的敲门砖。乾隆二十一年，纪晓岚入翰林院。从此，他得以侍从在乾隆帝左右。此后的五十余年间，他屡屡升迁，直至去世，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赏紫禁城骑马，一生荣宠可谓达于极至。}加太子太保，管国子监事，赏紫禁城骑马，一生荣宠可谓达于极至。他去世时，嘉庆帝派散秩大臣德通率侍卫十员，以茶酒祭奠，赏银五百两治丧，谥曰“文达”，并亲自为他写了御祭文和御赐碑文。然而，同样是在这五十余年间，纪晓岚也饱经了宦海风波，除了三年乌鲁木齐的谪戍，时时还有乾隆帝的呵斥，因领纂《四库全书》^{有误而被多次罚俸，因儿孙行为失于检点而被降级，因曹锡保、尹壮图等案险遭牵连的恐惧……}这一切，都使他^{捧一个跟头买一个乖，不断总结宦海沉浮的经验教训，终于安然度过了这仕途之上荣辱交聚的一生，按照他心目中东方朔的榜样，做到了“极隐隐于朝”。}捧一个跟头买一个乖，不断总结宦海沉浮的经验教训，终于安然度过了这仕途之上荣辱交聚的一生，按照他心目中东方朔的榜样，做到了“极隐隐于朝”。下面，我们且来较为详细地地理一理纪晓岚这五十余年间的^{心路历程，剖析一下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的灵魂是怎样被扭曲、被摧残的；也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做到“极隐隐于朝”的。}心路历程，剖析一下作为一名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的灵魂是怎样被扭曲、被摧残的；也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做到“极隐隐于朝”的。^{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极喜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身边自然离不开一帮唯命是从的文学侍臣。纪晓岚便是这帮文学侍臣中的重要一员，或曰“领头羊”。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纪晓岚以《热河志》纂修官的身份扈从承德。}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极喜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身边自然离不开一帮唯命是从的文学侍臣。纪晓岚便是这帮文学侍臣中的重要一员，或曰“领头羊”。乾隆二十一年（1756）秋，纪晓岚以《热河志》纂修官的身份扈从承德。

路上，他“屡与赓和”，颇得乾隆帝的“天语嘉奖”，“自是仰蒙知遇”（均见《纪文达公遗集》卷四《恭和圣制出古北口作原韵》的附注）。乾隆三十三年（1768），纪晓岚被擢为贵州都匀府知府。乾隆帝立即下谕：“纪昀在翰林内学问素优。予以外任，转恐不能尽其所长。著以四品衔，仍留庶子任。所有都匀府知府员缺，著王国祚补授。”（《清高宗实录》卷八零八）由此可见，乾隆帝对纪晓岚文才的透辟了解和高度赏识。然而，乾隆帝对他的任用也仅限于此，只允许他尽一个文学高级侍从的职分。当纪晓岚向乾隆帝提出经邦治国大计时，便被呵斥为“多事”，或变色叱曰：“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汝何敢妄谈国事！”（笑馥《清代外史》、《清代野史》第一辑）乾隆五十年（1785）四月，乾隆帝又在关于刑部复检海升殴死其妻一案的谕示中称：“其派出之纪昀，本系无用之腐儒，原不足具数。”（《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零一）此时的纪晓岚，在君王眼里，哪里还有人格、尊严可言，自然不能不使他感到心寒。

应当说，在纪晓岚一生中，对他思想触动最大的，便是三年乌鲁木齐的谪戍生活，以及他由此体味到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这次谪戍，使他更为真切地体会到帝王无上的权威、官场的险恶和人心的不古，一种空幻而又感伤的情绪长期萦绕在他的心间。他曾为随他往还乌鲁木齐的一方枯砚题诗：“枯砚无嫌似铁顽，相随曾出玉门关。龙沙万里交游少，只尔多情共往还。”（《纪文达公遗集》卷十《辛卯六月自乌鲁木齐归囊留一砚题二十八字识之》）乾隆三十六年（1771）冬天，有人拿来一幅《八仙对弈图》请他题诗。此图画的是：韩湘子与何仙姑对局，五仙在一旁观战，唯铁拐李酣睡不顾。他玩味良

久，感慨系之，遂挥毫题诗两首，其二曰：“局中局外两沉吟，犹是人间胜负心。那似顽仙痴不醒，春风蝴蝶睡乡深。”

（《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三十六亭诗》）此时，因频遭挫折，又促使他产生了出世的思想，故而他自号“观弈道人”。然而，这种思想的出现，毕竟只是短暂的一瞬，随着乾隆帝施舍的胡萝卜，他遂即忘却了大棒，出世的念头很快便烟消云散了。

在纪晓岚从乌鲁木齐回京的这一年，明末迁徙至额济勒河（即前苏联的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堪忍受沙俄政府的奴役，历尽千辛万苦，回归祖国。这使乾隆帝格外高兴，认为给他治理下的“太平盛世”又增添了一笔重重的浓彩。他迫不及待地让刚被召见的纪晓岚以土尔扈特部回归为题，作诗纪念。纪晓岚略加琢磨，遂即吟成五言三十六韵的《御试土尔扈特部归顺诗》。乾隆帝读过，龙颜大悦，于十月初七下谕：

“纪昀著加恩赏授翰林院编修。”（《清高宗实录》卷八九四）虽然这一职务仅为正七品，他在十四年前三十四岁时便从

散馆考试中获得过，虽然一切还得从头再来，但他心中十分明白，今后的恩赏升迁，会源源不绝而来，仕途路上等待他的，将是平步青云，扶摇直上。果不其然，仅仅过了四年，乾隆四十年（1775），吏部请擢翰林院侍读学士，名单中本无纪晓

嵐，乾隆帝以他“于《四库全书》实尽心力”，下命一体擢升。不久，他又被升任侍讲学士（均见李宗昉《闻妙香室文集》卷十四《纪文达公传略》）。然而，乾隆帝手中的大棒，

依然不时地挥舞一番。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到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帝为《四库全书》共发出二十五道上谕，其

中大部分是指斥馆臣失误、责令馆臣赔补的。尽管纪晓岚等馆臣中大部分是指斥馆臣失误、责令馆臣赔补的。尽管纪晓岚等馆

极隱隱于朝(代序)

臣十分在意，格外小心，但仍难免出错。乾隆五十二年（1787），乾隆帝提取书籍审阅，发现李清所撰《诸史同异录》，竟称清世祖（顺治帝）“与明崇祯四事相同，妄诞不经，阅之殊堪骇异”，大怒之下，下令将“所有办《四库全书》之皇子、大臣及总纂纪昀、陆锡熊，总校陆费墀、恭泰、吴裕德，从前复校许良俱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随后，在乾隆帝严谕之下，复校内廷四阁《全书》的馆臣又发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有引李清、钱谦益诸说未经删削”者，而这部书当初曾经纪晓岚办理，于是乾隆帝专谕诘责：“从前校订时，何以并未删去？”并令其“删改换篇，自行赔写”。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六日，军机大臣和珅等致纪昀函）纪晓岚因领纂《四库全书》偶有舛误，曾多次被罚俸。他还算幸运的，总校陆费墀因赔补校书经费而倾家荡产，另一位总纂陆锡熊则在天寒地冻之时死于前往盛京（今沈阳市）校书的途中。

因为乾隆帝不准纪晓岚参政议政，所以尽管他历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左都御史、协办大学士等要职，“不过寻常供职”（《东华续录》乾隆朝卷一三零）而已，无甚政绩可言。其实，这也正是纪晓岚聪明过人之处。如前面所言，他在因想参政议政而碰了乾隆帝的几个硬钉子以后，便完全弄清楚了自己的人生坐标位置，一心一意地按照皇上的要求，努力去做一个唯皇上之马首是瞻、时时博得皇上欢欣的高级文学侍从。饱读史书的纪晓岚当然很清楚历史上许多功高震主的名臣的可悲下场，如春秋时的文种、战国时的商鞅、秦国的李斯、西汉的韩信、东汉的姚期和马武、三国时的邓艾和钟会、晋代的张华、宋代的岳飞，无一不是因此而被杀。所以，他的内心世界

日趋封闭。不仅自己如此，也“颇恶儿辈事征逐”（《纪文达公遗集》卷九《蒋东桥兵部五十序》）。但他毕竟还有不甘寂寞的一面，《阅微草堂笔记》便是在这种心态下写就的。他说：“以编排《四库全书》于役滦阳，时校理久竟，特督视官吏题签庋架而已。昼长无事，追录见闻。”（《〈滦阳消夏录〉序》）又说：“景霭桑榆，精神日减，无复著书之志，唯时作杂记，聊以消闲。”（《〈滦阳续录〉序》）当然，今天的我们不会被纪晓岚当年这些表面文字瞒过，这些言语不过托词而已。众所周知，这部《阅微草堂笔记》还是很有些内容的。

纪晓岚知道，若想保命全身、隐于朝廷，仅仅做到圣云亦云、圣趋亦趋和歌功颂德，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像东方朔那样，有自己的绝活，随机应变，善于应对，既保全了自己，又不得罪皇上和权臣。据《清朝野史大观》卷六载，嘉庆初年，实录馆呈请奖励修撰《高宗（即乾隆帝）实录》的馆臣。有的大臣奏对奖励过优，嘉庆帝拿不定主意，便征求纪晓岚的意见。这等于给他出了道难题：他若承认“过优”，拂逆了嘉庆帝的本意，不能算善体圣心；他若认为可以如此奖励，又得罪了认为“过优”的朝臣。于是，他并不直言此事可否，却对嘉庆帝说：“微臣当官数十年，没有人敢给我送礼，因为他们知道我不会收。但亲戚、朋友请微臣为他们的先人点主或撰写墓志铭，不管多厚的礼，我也敢收。”嘉庆帝闻听此言，恍然大悟，高兴地说：“对呀，对呀，朕从优奖励修《高宗实录》的馆臣，不正是为父皇推恩吗！”由此一端，亦可见纪晓岚的机敏圆到和应对之捷。

有这样一则民间传说，在百姓中流传甚广，虽似无根游

谈，却可从中看出纪晓岚的睿智聪明，也可窥见编故事人的良苦用心。一天，乾隆帝信步来到朝房，听大臣们正在议论“什么是忠臣”，便问身边的纪晓岚：“纪爱卿，你是不是忠臣哪？”纪晓岚忙答：“启奏陛下，臣是愚忠啊！”孰料，乾隆帝忽然板起脸道：“好，朕命你立即去死。”群臣闻听此言，无不惊得目瞪口呆，呼啦啦跪倒一大片，急为纪晓岚开脱：

“君无戏言，君无戏言。”乾隆帝呵斥：“都起来，朕不准尔等多言。纪昀立即去死！”莫名其妙的纪晓岚，万万想不到平地起风波、大祸从天降。他静了静心，先想了个缓兵之计：

“臣遵旨。不过，臣死在这里，怕惊了圣驾，容臣死在午门外吧！”乾隆帝道：“也好，就依你。”纪晓岚谢过恩，爬起来，缓缓向午门走去。群臣又一次跪下求情，乾隆帝不理不睬，却将总管太监萧德禄叫进来，附耳说了几句，只见萧德禄马上奔了出去。萧德禄来到午门外，见纪晓岚正在那里一圈儿一圈儿地转磨，不禁“扑哧”一笑，便隐身细瞧。忽见纪晓岚一拍脑门儿，笑咪咪地就往回走。他迈进朝房，“扑通”一声跪在乾隆帝面前：“启奏陛下，臣正要死，忽然来了一个人，不让臣死。”“啊，是谁如此大胆？”“回陛下，是屈原。”闻听此语，不仅群臣怔住了，连乾隆帝也大吃一惊：“屈原？”“不错，正是屈原。他还训斥了微臣一顿。”“他说什么？”“他说，当年他怀石自沉于汨罗江，是因为他遇到的楚怀王、顷襄王都是无道的昏君。如今，你的国君如此圣明，你死了倒不要紧，岂非陷国君于不义！臣听了这番话，不敢自专，特来回奏。”乾隆帝听了，哈哈大笑：“纪昀哪纪昀，朕就知道你满肚子花花肠子，才跟你开这个玩笑，看你如何应付。”话到此处，众大臣才抹了一把满脑门子的冷汗，长出了

一口气。故事虽然有些荒诞，却有力地鞭挞了封建帝王的冷酷无情，竟拿朝中重臣的生命开玩笑，这可真是伴君如伴虎啊！同时，它也说明纪晓岚在夹缝中生活的艰难和他“隐于朝”的不易。

纪晓岚逝世于嘉庆十年（1805）二月十四日，享年八十二岁。据《东华录》载，在他辞世的前一天，亦即二月十三日，他的好友体仁阁大学士朱珪登门看望。他拉着朱珪的手说：“哟无他病，苦痰涌耳。”可见，直到临近生命的尽头，他的神智依然十分清醒。他临终前，定然思绪纷繁，浮想联翩。当然，他到底想了些什么，如今的我们，已不得而知，但不妨依据他留下的诗文，联系他的一生，揣测描摹一番。也许，他有些自得，毕竟寿至八旬以上，位列六卿之中，享尽了荣华富贵；也许，他有些自失，想起自己居官虽高，却毫无建树，自己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却未留下像样的著作；也许，他有些自慰，虽然五十多年的官宦生涯，日日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但总算实现了自己“避世于朝廷间”的人生理想；也许，他有些自嘲，对自己走过的这八十余年的人生道路并不满意，正如他自拟的那副挽联：“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槐西杂志》卷一第四十八则）肯定，他在自知将走到人生道路尽头时，思想是非常复杂的。这些，都将留给我们和后人去研究，去探讨。

孙广权 于沧州回山簪

2000年7月21日

目 录

前 言 / 1

极隐隐于朝（代序） / 1

早慧灵秀，秉承家学

- 1、神童巧言对太守 / 1
- 2、风流才子初受挫 / 5
- 3、才学横溢中解元 / 6
- 4、聪明反被聪明误 / 10
- 5、连闯三关入翰林 / 12
- 6、青出于蓝胜于蓝 / 14
- 7、教子怜子感情深 / 19

宦海浮沉，善体圣心

- 1、人生快意果有失 / 32
- 2、一上天山雪打围 / 41
- 3、梦中驰去梦中归 / 49
- 4、局中局外两沉吟 / 60

目 录

1